



房龙

手绘图画
珍藏本

自由的斗士： 杰斐逊和玻利瓦尔

Fighters for Freedom: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Simon Bolivar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李丹◎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自由的斗士： 杰斐逊和玻利瓦尔

Fighters for Freedom: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Simon Bolivar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李丹◎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由的斗士——杰斐逊和玻利瓦尔 / (美) 房龙著 ; 李丹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1

(房龙手绘图画珍藏本)

ISBN 978-7-5143-3696-2

I. ① 自… II. ① 房… ② 李… III. ① 杰斐逊, T. (1743 ~ 1826) — 传记—青少年读物 ② 玻利瓦尔, S. (1783 ~ 1830) — 传记—青少年读物 IV. ① K837.127=41 ② K837.74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376 号

自由的斗士——杰斐逊和玻利瓦尔

-
- | | |
|------|-----------------------------------|
| 著 者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 译 者 | 李丹 |
| 责任编辑 | 周显亮 袁子茵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祥凯隆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3696-2 |
| 定 价 | 25.8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01 彼得·杰斐逊上校夫妇喜得贵子 / 2

02 小托马斯认识到了个人的责任感 / 13

03 托马斯·杰斐逊涉足当地政坛 / 30

04 托马斯·杰斐逊跻身于不朽历史人物之列 / 38

05 一个最有价值的生命的最后五十年 / 61

06 玻利瓦尔即将出场 / 80

目录



07 一个爱刨根问底的富有的年轻人 / 107

08 自由之战拉开帷幕 / 122

09 光荣岁月 / 137

自由的斗士——杰斐逊和玻利瓦尔



自由的斗士——
杰斐逊和玻利瓦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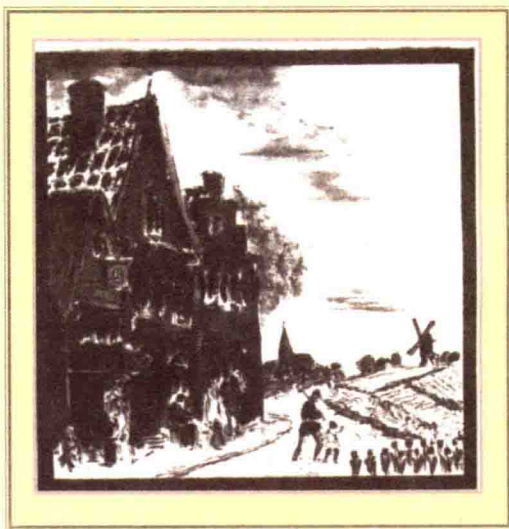


01 彼得·杰斐逊上校夫妇喜得贵子

这是一位伟大的美国绅士的故事。他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荒远边区，但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所有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杰斐逊是英国名门望族的后裔，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说他出身于英国贵族，而仅仅是想说明，在他的父辈们决定移民新大陆之前的几百年中，他们就已经属于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阶层了。这个阶层就是中世纪英格兰的自耕农阶层。在很多方面，托马斯·杰斐逊可以说是英国自耕农的一个美国翻版。如果我们不先深入了解“自耕农”一词的含义的话，就无法去了解杰斐逊，也不能认识到他在缔造共和国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他的脑海里，自耕农们应该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有关“自耕农”这一阶层产生的过程我们所知甚少，因为它是逐渐形成的。或许它是由自由农民的小儿子们组成，因为他们无望继承父亲的财产，不得不为一些领主服务。但是自耕农并不是一个像贵族或农奴、手工艺人或技工那样完全独立于其他群体的社会群体。

作为一个自耕农，意味着他可以做很多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无法做的事情。其中的一件就是，他有更多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例如，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小规模农场主，经营着自己的农场，但他也可能是一个自耕农，同时，又是一个大地主的林务官，就像您可能记得的乔叟^①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里面所描述的自耕农一样。对他们来说，以何种方式谋生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保持着自由的身份，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足够了。

一旦一个年轻的自耕农把自己出租给农场主的雇佣期结束了，他就可以告别主人，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如果他足够幸运地继承了父亲的农场，那么不经法律的正当程序^②，没有人可以干涉他，或者命令他做什么，甚至拿走他谷仓中的一粒谷物。

他的茅舍，不论多么简陋、多么陈旧、多么破败不堪，甚至年久失修，都是他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法官（该法官由国王任命，并以其名义行事）所签名的正式搜查证，即使是国王本人，也不能跨进自耕

①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诗人，有“英国诗歌之父”之誉。他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影响很大。其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描写一群香客聚集在伦敦一家小旅店里，准备去坎特伯雷城朝圣，店主人建议香客们在往返途中各讲两个故事，该故事集便是香客们所讲故事的汇总。

② 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law)是英美法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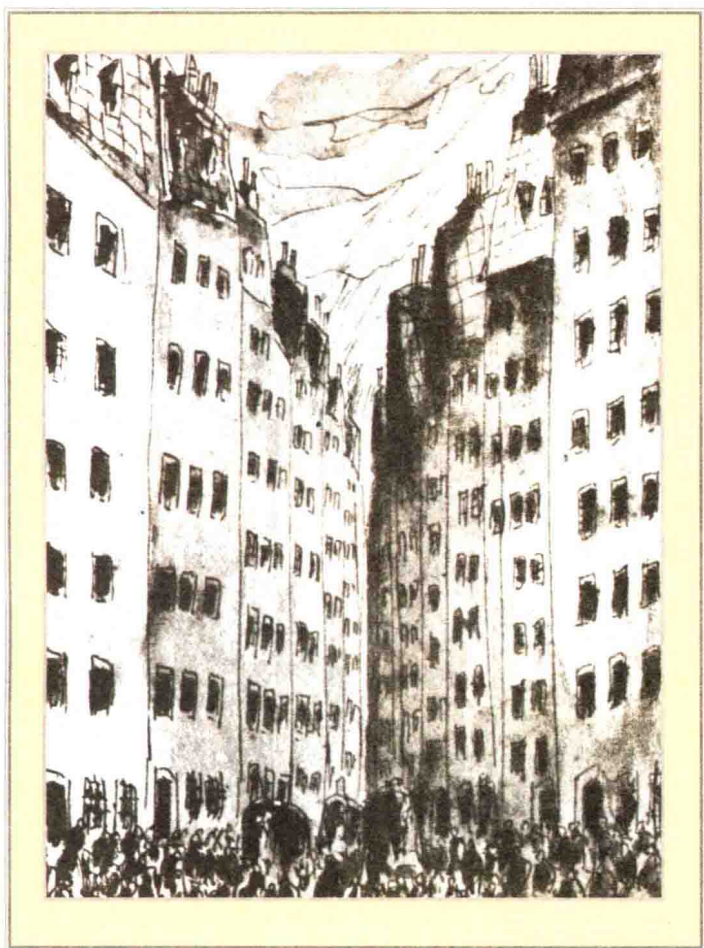
农茅舍的门槛一步。总体而言，自耕农都不富裕，通常属于一个小地产持有者阶层，但是他们却享有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这是在中世纪末期其他任何国家里同等社会阶层的人都不曾拥有的。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威廉·皮特^①对自耕农及这一阶层有一段极其准确的描述：“即使是最贫穷的自耕农，在他的茅舍里也可以向国王的军队挑战。茅舍可能岌岌可危，屋顶摇摇欲坠，风透过墙缝吹进茅屋。暴风雪可以进来，大雨可以进来，但是英格兰的国王却不可以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入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

这确实是事实。这些自耕农可能很贫穷，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享有某些“自然权利”，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年代那些美国人所宣称的他们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一样。自耕农极其珍惜所拥有的这些“自然权利”，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些权利。

一旦掌握了这些历史背景，您就获得了理解托马斯·杰斐逊性格的一把钥匙。杰斐逊出生在当时美国的偏远西部地区，直到中年才踏足欧洲。他的家人是弗吉尼亚的早期定居者，因此，杰斐逊与祖辈们生活的地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当杰斐逊家族的第一个决定离开威尔士的家园，跨越海洋，到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时，他不仅带来了藏在箱子内的钱币和装在包裹中的家庭生活用品，还带来了远比这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就是英国自耕农一直以来最为珍视的财产——自由和独立的传统。综观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有意或无意地，这种古老

^① 这段话为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所讲，他是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英国辉格党著名政治家，一般称之为老皮特。其次子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他了解欧洲大城市中那些贫穷、嘈杂、拥挤的贫民窟。在那里，人们会很快失去自己的个性，成为“罐头盒的沙丁鱼”。他憎恨它们，认为它们是人类所有苦难的根源。

的理想仍然在激励着他。这一传统主张一个人的家应该是他的城堡，并强调在一切美德之中，自立和自尊高于一切。

这种渴望主宰自己命运的要求，徜徉在自己土地上的喜悦，不受他人干涉，按自己的方式优越地生活的梦想，都是杰斐逊性格的主要特

他更了解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在那里，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人们热爱
这片土地，因为它给人类提供了获得自由和
独立，进而幸福的机会。



点。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讨厌大城市的生活。杰斐逊强烈反对人口像沙丁鱼一样大量聚集在一起，正如他反对财富大量聚集在少数富人的保险箱内一样；正如他反对一个人的手中掌握过多的权力，这个人可能是一

蒙蒂塞洛的春天

位国王、皇帝、主教、高级教士，或者仅仅是一位郡的行政官员；也正如他反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干涉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一样。

托马斯·杰斐逊喜欢把自己所参与建立的共和国视为一个大花园，一个由仁慈的上帝赐予他的美国同胞们的、世界上最美的花园。上帝赐予他们，是因为上帝清楚地了解，他们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在花园里耕耘劳作，与邻居和睦相处，不会嫉妒栅栏以外的别人的土地。杰斐逊本人就是这种哲学的以身作则者。他饱尝了耕耘自己的花园所带来的真正的乐趣和幸福。在他生命中的84年中，他尽可能地待在这片养育了他又将埋葬他的土地上。他常常因一些重大的国家事务离开他深爱的蒙蒂塞洛，但是一有空闲，他就会匆忙返回这个弗吉尼亚荒远边区群山环抱之中的“小山冈”。



1743年4月13日（新历，旧历是4月2日）^①，托马斯·杰斐逊生于沙

① 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是格里高利历的前身，又称旧历，是在公元前46年1月1日起执行的一种历法。由于累积误差随着时间越来越大，1582年被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善，变为格里高利历，即沿用至今的公历。美国是在1752年所采用的新历。杰斐逊生于1743年，按当时所采用的儒略历，他出生的日期是4月2日；但若按1752年后改用的格里高利历，他的出生日期是4月13日。

德维尔村的一所普通房舍中，他出生时并未有神奇的彗星或其他不同寻常的迹象出现。这个名叫沙德维尔的小村庄位于阿尔伯马尔县。该县离新大陆的其他地方如此之远，以至于除了极少数弗吉尼亚人以外，无人知晓它的存在。

如果您想在地图上找到阿尔伯马尔县，首先要找一个名叫夏洛茨维尔的城镇，那是县府所在地。在那里，从詹姆士河分流出的里万纳河径直向西流去，你可以沿着里万纳河找到那个镇子。阿尔伯马尔县还有一个名叫沙德维尔的邮局，但是托马斯·杰斐逊降生的房子已经荡然无存，就像任何一座因为某个人在晚上睡觉前忘了吹灭蜡烛或是没有封灭炉火而失火的农舍一样，完全消失了。这种事情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这场灾难发生于杰斐逊26岁那年。他的整个图书馆的藏书一夜之间化为了灰烬，只有一本法书幸免于难。但是，他却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平静心态接受了一切。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的书籍总价值达1000多美元，但是他没有为此捶胸顿足。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些钱是献给了上帝，我不会有一声的叹息。”

杰斐逊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有了2个女儿。此后，又有几个孩子降生到这个家庭，直到他们的父母骄傲地拥有了10个孩子，其中6个是女孩。4个男孩中的2个在很小的时候便夭折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死亡率在拓荒者们居住的地区是非常普遍的。因为边疆地区的环境对于妇女来说是艰难的，对孩子们来说更加艰难。只有少数身体强壮的孩子才能活下来。不过，一旦他们安全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前十年（营养不足、缺少关爱、无知的医生和医疗的匮乏），就没有什么可以再阻止他们的成长，他们每个人都极有可能长寿。

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如此。他在84岁死去的时候，除了由于痛风，有几根手指会疼痛僵硬以外，精神依然矍铄，身体依然健康。在他出生的时候，大多数目睹法兰西伟大的国王、皇家盛世和专制暴政的光辉典范——路易十四的人仍然健在。然而，在他死去的时候，拿破仑——这位帝国荣耀和专制暴政的化身，早已被埋在圣赫勒拿岛上孤寂的坟墓中长达五年之久了。

在这个时代，美国第一条蒸汽机车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杰斐逊出生的时候，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在实行农奴制，千百万农民的境况并不比新英格兰的船长们从非洲运来，然后在南部港口出售的黑人的境况好。然而，在他去世的时候，旨在结束这种不人道的人口交易的运动方兴未艾。在他生命中最后10年内出身的一代人将永远铲除这一可怕的制度。

这样的对比我可以连续写好几页，但一两个就足够了。当托马斯·杰斐逊去威廉斯堡学习法律、为自己将来在地方政治的事业做准备时，居住在美国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三个殖民地能够脱离母国的统治。但是当他去世的时候，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的首都已经在弗吉尼亚的荒野边区上建立，虽然它曾经一度被外国侵略者摧毁，但这个首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始关注（尽管很不情愿）的一个政治中心。当托马斯·杰斐逊去世的时候，乔治·华盛顿已经长眠27年了。在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与他真正合作的人中只有一个还健在，那就是美国第二任总统——马萨诸塞州昆西镇的约翰·亚当斯。但是，亚当斯也仅仅比他的老友及政敌杰斐逊多活了几个小时，然后也安然地辞别了人世。

巧合的是，杰斐逊去世的那天也是7月4日。对于托马斯·杰斐逊这样一位具有非凡协调能力和善于掌握时机的人来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



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

时刻向世人鞠躬道别是多么有意义呀！

教堂里钟声齐鸣，举国欢庆，纪念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但是这一切对于这位生命垂危的老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早已不再关注他生命中的那一段经历了，尽管那段经历使他成为（可能并非他的本意）独立战争中的主要领导人。

终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刻，那就是“我

们的生命有价值吗？”可以肯定地说，我想很少有人能像杰斐逊那样坦诚地回答“是的”。如果说他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应该记住这绝不是机遇和巧合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为完成其事业而辛苦努力的结果。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杰斐逊就意识到，生活不是接受恩赐，绝不像小孩子轻易地接受从圣诞树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生活需要我们加倍地珍惜，细心地呵护和永久地奉献。只有这样，当我们必须把它交还给上帝时，他才不会因我们对生活的态度而感到失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上帝是一位严厉的法官，容不得半点漠然、懈怠和疏忽。

说到这里，既然我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严肃的哲学问题的探讨，我不妨告诉你们，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都遭到了其牧师邻居们的猛烈指责。相信政教合一的牧师们绝不会支持一个积极倡导政教分离的政治家。但是，政教分离却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政治纲领。他热爱真正意义的自由。由一个教派统治其他教派，告诉他们必须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这些做法让他深恶痛绝，就像在英国把权力集中在暴君之手一样让他无法接受。然而，这种统治却受到那些支持建立国教的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憎恨杰斐逊的“极端思想”（他们是这样指责杰斐逊的），谴责、贬低这位居住在蒙蒂塞洛小屋里的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和上帝的死敌。

通常，托马斯·杰斐逊从不把周围人对他的谩骂和诽谤放在心上。在政府内任职大半生，他深知听信小人的谗言会对一个人造成多么大的伤害。他知道对所忌恨的人诽谤中伤、散布谣言是卑鄙小人的惯用伎俩。但是到最后，当牧师先生们对他的污蔑之词开始流传到他孩子们的耳朵里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决定明确阐述一下自己对基督教义、对教会在整个社会地位中的看法。他写了一本名为“耶稣的哲学”的书，这本书后来被冠以《杰斐逊圣经》之名出版。

我曾经拜读过这本书。如果您能找到一本，也请您读一下。然后，您就会跟我一样，无须害怕在1826年7月4日下午，杰斐逊听取他的最终审判时所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位疲惫的老绅士不需要像普通人一样在天堂等待很长时间接受审判。很可能圣彼得会亲自走下来欢迎这位尊贵的来访者。当然，我不可能知道他们会相互说些什么，但是，托马斯·杰斐逊，这个清楚地记得他童年在主日学校所学到的东西的人，可能会觉得在这个场合，他最好要带一些文件，以证实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浪费所有的时光。

然而，我看到圣彼得——这位守护天国之门的老圣人，很快把这些文件塞回到了杰斐逊那件破旧的棕色大衣口袋里（这件大衣伴随杰斐逊多年，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仍穿在身上）。我看到圣彼得挽着杰斐逊的手臂，告诉他：“我亲爱的托马斯·杰斐逊，这种证据在凡世的法庭上可能管用，因为在那儿你需要对付那些拘泥于繁文缛节的法官们的复杂的司法头脑。但是在这儿不需要，我们能够直接读懂每个人的心灵。所以，扔掉这些废纸，烧掉它们或者统统忘掉。现在，就请您直接进来吧。这儿有人想见您，非常想见您，他对您如何描写生活丝毫不感兴趣，他只关心您生活的方式。”